

最致命的罪案，最完美的推理。

诡案罪

4

GUI AN ZUI

岳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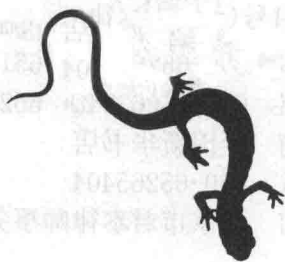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诡案罪

4

GUI AN ZUI

岳勇◎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案罪. 4/岳勇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80256-583-8


I. ①诡… II. ①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1789号

责任编辑 陶 宏
装帧设计 王 鑫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65404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6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583-8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心腹大患 /002

千里寻踪 /030

少女侦探 /046

一路惊魂 /064

都市惊情 /108

冤海杀戮 /128

危险替身 /190

光盘绝杀 /202

如影随形 /220

老宅凶猴 /228

犯罪自白 /250

绝望杀机 /260



心期大患

马小马命案

刑事侦查卷宗

案件名称：马小马命案

犯罪嫌疑人姓名：XXX

立案时间：2014.3.3

结案时间：2014.3.12

立卷单位：青阳市公安局

A55495351220140303

(正卷)

青阳市公安局

心腹大患

1

“兄弟，救命啊！”

下午五点多，我正在档案室整理档案，忽然接到了马小马的电话。

马小马在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冲着我喊：“警察兄弟，救命啊！”

我在电话里笑骂：“妈的，你小子发什么神经。”

“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有人要杀我！”

我一愣，还没回过神来，马小马又在电话里抢着道：“详细情况见面再说，我在桔园路蓝天餐厅等你。”

不等我发问，他就已“叭”的一声，挂了电话。

这小子，到底搞什么鬼？

我虽然满头雾水，但他在电话里说得那么急促，我自然也不敢不当回事，一边在心里暗骂这小子不厚道，一边跟科长老范打声招呼，出了门，在街边拦了一辆的士，直奔桔园路蓝天餐厅。

马小马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时候，我爱写小说，他爱写诗歌，我们成立了一个校园文学社，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

高二的时候，一场大火夺去了他父母亲的性命，成了孤儿的他只好辍学。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座家乡城市当了一名警察。

马小马辍学后，为了生活，到处打零工，后来考了个驾照，在一家运输公

司做司机，可是没干多久，公司就倒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城工作，经济情况比他好，就借给他一些钱，让他买了一辆报废的夏利出租车，晚上偷偷跑出来拉客。

有一天晚上，他拉了一位从酒店出来的客人。客人下车后递给他一张名片，说看他开车的技术不错，自己单位正缺一名司机，问他愿不愿干。

马小马看了名片，才知道眼前这个秃顶男人名叫胡亚才，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这可是管着全市干部的大官。虽然胡亚才言明单位招的只是临时工，可那每个月一千八百块的工资，也比自己摸黑出来担惊受怕地开野鸡车强啊，再说干好了，说不定还有转正的机会呢！

马小马于是满口答应。就这样，他就成了组织部的一名临工司机。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马小马奉胡部长之命，开着单位的奔驰车送一位女同事回家。

返回途中，他在青云路拐弯处撞倒一名骑自行车下夜班回家的制衣厂女工，小车的一只轮胎从女工身上碾过，女工当场毙命。

好在胡部长说马小马晚上开车是职务行为，事故责任由单位承担。最后由单位出面，赔了十几万元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

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这件事之后，马小马这名临工反倒受到单位重视，很快就转正，成了单位里一名有编制的正式职工。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好事啊！

他转正后不久，就在新城区买了房。

更出人意料的是，那晚他开车送回家的那位漂亮女同事，后来竟主动向他示好，跟他谈起了恋爱。

那位女同事名叫岩颜，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考进单位的公务员，长得身材高挑，明艳动人。

那天晚上，胡部长带她出来接待上级领导，毫无酒量的她被灌得酩酊大醉，最后只好由马小马开车送回家。



第二天她清醒过来，知道马小马为了送自己回家，在返回的路上出了事故，心中很是过意不去，从此对他青眼相看，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么一层关系。

按理说，这小子现在要工作有工作，要房子有房子，要女朋友有女朋友，正是春风得意之际，怎么会突然失魂落魄地在电话里冲着我喊“救命”呢？

我赶到蓝天餐厅时，马小马正坐在一张靠近角落的桌子上等我。我一屁股坐在他前面，没好气地问：“你小子神神道道地，到底搞什么名堂？”

马小马脸色苍白，目光游移不定，看见我就像看见救星降临，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勇哥，有人要杀我！”

我皱皱眉头，四下里瞧瞧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要杀你？”

“我不骗你，是真的有人想要杀我。”

马小马见我不相信，就给我说了他最近遇上的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马小马有个坚持晨练的好习惯。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就要沿着街道跑上几公里，来到郊区一幢废弃的烂尾楼前。因为人迹罕至，烂尾楼前的空地上长满青草，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草坪。

他每天早上都要在这块草坪上打几趟五步拳，然后再跑步回家。

上周五的早上，他照例在烂尾楼前的草地上打拳，突然从七层高的烂尾楼上落下一块大石头，砰的一声砸在他半秒针前站过的地方。

如果不是他正练到一个换步跳闪的动作，刚巧避了开去，只怕早已被砸倒在地。

那石头比篮球还大，当然不可能是风吹落的，一定是有人躲在楼顶故意推落下来的。

马小马气呼呼跑上楼顶，阳台上空荡荡的，并不见人。正自奇怪，忽听楼下有些响动，探头往下一看，却见有一个男人，正从另一边楼梯口跑出来。

他只居高临下地看到一个背影，瘦高个子，长发凌乱，好像跛了一条腿，走路一瘸一拐的。



他又急忙追下楼，却早已不见对方人影。

看着草地上那个被石头砸出的脸盆大小的泥坑，马小马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第二件事发生在今天下午。

马小马开车送胡部长到一个水利工地开现场工作会议。车停好后，马小马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睡了一觉。

后来胡部长打电话给他，说自己要吃完晚饭才回去，叫他先回单位，晚上再来接他。马小马就开着车回单位，谁知途中刹车失灵，差点撞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卡车。

他下车检查，才发现奔驰车的刹车被人动过手脚。

他把车开回水利工地一问，才知道自己的车停在路边的時候，确实有人靠近过。再一打听，靠近过自己车子的人，正是一个长发瘸子。两次都是这个长发瘸子捣鬼，要是自己稍有大意，只怕早已成了冤死鬼。

看来确实是有人故意想要害自己性命！想明白这点之后，马小马不由得遍体生寒，急忙打电话向我求救。

我喝了口茶说：“遇上这种事，你打电话给我也没用啊，你应该正式报警才对。”

马小马苦着脸说：“兄弟，报警得讲证据，那个瘸子虽说差点两次要了我的命，但我手里一点证据没有，贸然报警，警察也不会理我。再说你不就是警察吗？”

我说：“我是警察没错，可我不是干刑警的，我在公安局只是个管档案的民警。”

马小马说：“那还不是一样的，在我眼里，反正你们都是警察，你们都得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看着他一脸理直气壮的样子，我只有叹气的分儿。谁叫咱摊上这样一位鸟人做朋友呢？

我瞧着他问：“你想叫我怎样帮你？难道想请我做你的保镖，24小时跟在



你身边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马小马说：“那倒不用。只要你帮我查出那瘸子是谁，为什么要害我，就行了。只要知道他的来历，我就有法子对付他了。”

我想了一下，点头应承说：“好吧，那我就私下里帮你调查调查。但有一条，你小子现在可是你们单位领导身边的红人了，手里边不差钱，这调查费嘛就不收你的了，但跑腿的车马费，你得给我报销。”

马小马说：“行，没问题。”

我立马进入角色，像个真正的神探一样，掏出一个笔记本，边记边问：“请你好好想一想，最近可得罪过什么人？你觉得会有谁想要害你？”

马小马皱起眉头想了一下道：“我想来想去，觉得对我怀有如此恨意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阿惠这个臭婆娘。”

阿惠是马小马的前女友，曾经跟他同居过两年。

自从马小马在单位里泡上那个漂亮的女公务员之后，就把她甩了。

马小马说：“前几天我和岩颜逛街时，曾碰到过阿惠。我总觉得她看我和岩颜的表情有点怪怪的。她说她现在也找了个新男朋友，在城区一带很吃得开。听她的口气，莫非是故意找个街头混混做男朋友来报复我？”

我合上笔记本说：“这是条线索，我会去查一查的。”

2

阿惠在金华大酒店当领班。我找到她时，她刚下夜班。我请她到街对面的大排档吃宵夜，她欣然答应。

阿惠鼻尖上有两点雀斑，长得不算漂亮，但性格开朗，十分爱笑，与人交谈，总是未言先笑，给人的感觉是个非常阳光的女孩子。

我问她：“你有新男朋友了？”

阿惠格格地笑道：“你怎么知道的？是听小马说的吧？告诉你，我是骗他



的,我现在根本没有男朋友。跟他分手后,我还想多过几天清静的单身生活呢,怎么会那么快找男朋友呢?”

我问：“那你为什么要骗小马呢？”

阿惠笑道：“谁叫他那天带着他的漂亮女朋友故意在我面前显摆，我心里有气，就骗他说我也找了个好男朋友，故意气气他，好叫他知道本姑娘也不是没人追的。”

我看着阿惠，见她一脸坦然，感觉她不像在骗我。

阿惠喝了一口啤酒，忽然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仔细观察过小马和他那位公务员女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一起，是不会长久的。”

我“哦”了一声，问：“为什么呢？”

阿惠说：“我看见那个岩颜看小马的眼神，感觉很复杂，绝不是一个女孩子看自己恋人的眼神。我敢断定，她接近小马肯定另有目的。”

我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阿惠说：“是女人的直觉告诉我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的直觉也告诉我，这个心地单纯的女孩，应该跟小马遇袭的事无关。

于是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最近小马遇上了麻烦，好像有人想要杀他。”

“真的？竟有这回事？”阿惠大吃一惊，“他没事吧？”

我说：“还好，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出什么事。”我就把小马两次遇险的事，跟她说了。然后问她：“你跟小马在一起那么久，应该对他很了解。你可知道他跟什么人有过节？”

阿惠是个聪明的女孩，想了一下说：“三番两次想取他性命，这已不是一般的过节了，肯定是与他有什么生死大仇，才会下这样的狠手。”

我点点头说：“也对。可是小马会跟什么人有什么生死大仇呢？”

阿惠说：“你忘了，他两个多月前不是开车撞死过一个女人吗？”

我说：“那是交通意外，不是已经由他们单位赔钱了结了吗？”

阿惠苦笑道：“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十几万块钱就真的能彻底了结吗？再



说了，小马出的那一场车祸，我也总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对劲……”

我说：“也对，这事我得好好查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城市东郊的青阳山。山下有一大片空地，前些年被一些外地人租下，开垦成了菜地。被马小马深夜开车撞死的那名制衣厂女工名叫朱春花，她的父母亲，就是在青阳山下种菜的菜农。

空旷的菜地上，每隔不远便有一间用石棉瓦搭建的小屋，那是菜农的住所。

我打听到朱春花父母住的棚屋，走近一看，门上却挂着一把大铁锁。找到在旁边菜地上劳作的菜农一问，才知道自从朱春花出车祸死后，她的父母亲便结束了种菜的营生，回陕西老家去了。

我问：“这间棚屋，现在没有人住了吗？”

菜农说：“有啊，现在是歪七住在这里。”

我又打听了半天，才闹明白“歪七”就是朱春花的男朋友，也是这一带颇有点名气的混混。因为他害人的歪点子多，所以大伙都叫他歪七。因为聚众斗殴，歪七被抓去劳教了三个月，不久前才被放出来。出来后才知道女朋友出车祸死了。他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就在这棚屋里暂时住了下来。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问：“这个歪七，是不是个瘸子？”

菜农说：“是的，他本来不瘸，因为在劳教所跟人打架，左腿被人打折了，所以就成了瘸子。”

我不由得暗自点头，心想：果然是这家伙！又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菜农摇头说：“他这个人从不干正事，白天在外面浪荡，只有晚上才回这里睡觉。”

我谢过菜农，第二天一早，再次来到菜地，那间棚屋门上的大铁锁果然不见了，但木门却被从里面闩上了。

我敲了敲门，里面毫无动静，估计歪七还在睡觉，就使劲砸了几下门，那门果然吱嘎一声打开了，门里边站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瘦高个子，长发遮住了两边耳朵，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再往下看，左脚果然有些异常的弯曲。



我断定，这就是歪七。

“妈的，一大清早来敲门，你找死啊。”他一边上下打量着我，一边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我说：“我找歪七。”

他翻着白眼说：“老子就是歪七。你是谁？老子可不认识你。”

我说：“你不认识我，但你应该认识马小马吧？我是马小马的朋友。”

“马小马？就是那个开车撞死春花的家伙？”歪七顿时警惕起来，瞪着我问，“你找老子，有什么事？”

我决定不跟他绕弯子，开门见山地问：“马小马不久前晨练时差点被从天而降的石头砸到，开车时刹车被人破坏差点车毁人亡，这都是你干的吧？”

歪七满不在乎地说：“是老子干的，那又怎么样？两次都让他逃过去了，算那小子命大，不过老子下次再出手，他可就不会再有这么幸运了。”

我没料到 he 竟承认得这么爽快，愣了一下，又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歪七撇撇嘴说：“明知故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开车撞死了我女朋友，你不知道吗？”

我说：“交警已经调查过了，那纯属意外。再说马小马已经作出赔偿，了结了此事。”

“了结此事？”歪七冷笑道，“一尸两命，这么大的事，能这么轻易了结吗？”

我一怔：“什么一尸两命？”

歪七白了我一眼说：“别给老子装蒜，春花死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孩子，这事你们会不知道？这不是一尸两命是什么？杀妻之恨，亡子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我歪七还怎么在道上混？”

我不得皱起眉头问：“是谁告诉你朱春花出车祸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

歪七说：“我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就有一个女人打我的小灵通，告诉我说春花死得很惨，肚子里的孩子都露出来了。我当时听了，就发誓要报这杀妻亡子之仇。那姓马的不死，老子绝不甘休。”



我问：“你认识那个打电话给你的女人吗？”

歪七摇头说：“不认识，她讲的是普通话，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我说：“你被人骗了。你女朋友车祸的处理情况我清楚，她根本就没有怀孕，法医当时进行了严格的尸检，绝不会错的。”

歪七鼓起眼睛瞪着我：“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说：“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总不能不相信交警吧。我在交警大队有熟人，可以带你去看看你女朋友的车祸调查档案。”

歪七死死地盯着我看了老半天，好像是在判断该不该相信我的话。过了好久，才说：“好吧，我先穿件衣服，再跟你去交警队看看。”

我带着歪七来到交警大队，找到一个熟识的交警朋友，调出朱春花的车祸调查档案。

歪七看了里面的法医尸检报告，在“泌尿生殖系统”一栏里，注明有“无怀孕迹象”等字样。

他的气势顿时降了下来，站在那里半天没吭声。

离开交警大队后，歪七心有不甘地说：“虽然春花没有怀孕，但这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她活着的时候，老子可没少在她身上花钱。”

我自然知道他的心思，说：“行，我就替我朋友做一回主，虽然朱春花的车祸事件已经了结，但基于人道主义责任，可以再给予你两万块钱的赔偿。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拿了钱后，再也不准去骚扰我的朋友。要不然他一报警，你刚从劳教所出来，非得又去蹲大牢不可。”

歪七正中下怀，忙说：“行行行，”俯下身写了张纸条给我，“这是我的账号，你叫他把钱打到我的账上。我收到钱，保证再也不会找他的麻烦。”

回去后，我把这事跟马小马说了。

马小马说：“也好，破财消灾，只要他不再来害我，这两万块钱我出了。”



破财消灾，这话真是说得一点不错。

马小马往歪七的账号上汇了两万块钱，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一直风平浪静，再也没有听到他在电话里向我喊“救命”。

我悬着的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

这天早上，我刚到单位打开电脑，忽然从本地论坛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是新城区豪苑小区发生命案，一名年轻男子被人发现在家中中毒死亡。死者名叫马小马，系我市某机关单位司机。据警方初步调查，已排除自杀的可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看到这条新闻，我差点惊呆了，赶紧拨打马小马的家庭电话和手机，都没有人接听，看来新闻并非虚构。

我立即打车赶到马小马居住的新城区豪苑小区，看到他位于某栋住宅楼三楼的住所外已拉起了警戒线，现场勘察工作早已结束，但房间门口仍有两名穿制服的警察把守着不让外人进入。

我向两位同行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两人只告诉我死了一个人，大约是昨天晚上九点多发生的事，发现死者被害的是死者的女朋友，其他情况两人却不肯多透露。

我沮丧地走下楼，却看见小区花圃边的水泥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正是小马的新女朋友岩颜。岩颜显然哭过，两只眼睛又红又肿。

我在她身边坐下来，问她：“阿颜，听说小马遇害是你最先发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岩颜听到我发问，不由得又流下泪来，抽噎了半天，才断断续续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我。

昨天晚上，有一部新电影在市影剧院上映。岩颜买了两张票，来到马小马



的住处，想叫他陪自己一起去看电影。但平时对她言听计从的马小马，这一次却拒绝了她。因为马小马是个足球迷，昨晚9点，恰好有一场亚洲杯足球赛。他想留在家里看直播。

岩颜缠了他好久，他也不为所动。到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球赛准时开始，马小马也兴奋地从冰箱里拿出下班时买的花生米、啤酒等，做好了把球赛看到底的准备。

岩颜见他真的不肯陪自己去看电影，就气呼呼地摔门而去。她乘电梯下楼后，怒气未消，坐在小区的花圃边上，赌气把两张电影票撕了个粉碎。大约在花圃边坐了半个小时，她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提包还放在马小马家里，只好又乘电梯上去。

当她第二次推开马小马的家门时，却意外地发现电视机虽然开着，但马小马却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一罐打开的啤酒倾倒下来，洒了一地。

她吓得差点哭起来，急忙摇晃着马小马的身体问他怎么了，但马小马毫无反应。

她忙掏出手机打120求救。几分钟后，人民医院的急救车来了，医生略作检查，就摇摇头说没救了，已经死了，并且建议她打110报警。

警察赶到之后，立即封锁现场，进行勘察。法医经检验后初步判定，马小马系四次甲基二砷四胺（俗称毒鼠强）中毒死亡，在倾倒的啤酒罐里检测出了四次甲基二砷四胺。

因为晚上9点球赛开始，岩颜离开时，马小马还活着，而岩颜9点半左右再次返回时，马小马已经中毒死亡，所以据此推测，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夜里9点至9点半之间。

后来警方通过走访三楼的其他住户，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马小马住的是一幢电梯洋房，电梯设在走廊东头，走廊西面则是很少人走的楼梯。

三楼楼梯口旁住的是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学生到她家里学钢琴，孩子们进进出出的，所以她家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



昨天晚上，有练习完钢琴在门口休息玩耍的孩子看见一个男人低着头从楼梯走上来，直接走进了马小马的家。

那时孩子们刚上完第二节钢琴课，时间应该是9点10分左右。

而该男子走出马小马的住处，从楼梯口离开的时候，孩子们十分钟的下课时间刚好结束，正准备上晚上9点20分开始的第三节课。

也就是说，该男子在马小马屋里足足待了十分钟。

当时走廊里的路灯坏了，孩子们并未看清该男子相貌，只是感觉他长得比较高，身材比较瘦。

这个神秘的男人，在法医推测的马小马死亡的时间段内进入了马小马的住处，种种迹象显示，他极有可能就是在啤酒中投毒毒杀马小马的凶手。

因为楼梯和电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岩颜并没有看见那名神秘男子。

然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小区门口有保安把守，并装有监控摄像头，事发当时，并没有发现孩子们所说的这名瘦高男子进入小区。

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提前潜入小区，在作案后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继续在小区潜伏下来，所以调看了近半个月的监控录像，并且在小区内仔细搜索了一遍，也没有发现该名可疑男子。

小区四周围墙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也没有看见有人翻墙潜入的痕迹。

根据种种线索排查，此人亦不可能是小区内部居民。

也就是说昨天晚上9点10分左右，小区里有一个神秘男人从天而降，在马小马家里待了近十分钟，悄悄将一包毒鼠强倒进马小马喝的啤酒里，将马小马毒死之后，又神秘地在四面封闭的小区里消失了。

警方虽经多方调查，但案情并无进展。

不知为什么，一听到“瘦高男子”这四个字，我脑海里立即跳出一个人——歪七。我忙问岩颜：“那个嫌犯男子，是不是个瘸子？”

岩颜摇头说：“我没见过，所以不清楚，也许要问问警察才知道。”

我立即掏出手机给刑侦大队的刘队打电话。刘队工作之余，爱好写点从警随笔之类的豆腐块，我也喜欢写点小文章，刘队曾跟我一起参加过几次本地作

